

## 丝路花雨

### 开栏的话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本版从今天起开设“丝路花雨”栏目，以散文形式展现“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的历史文化以及发展变化，以飨读者。

### 1

大概汉唐长安一直在我心里热气腾腾吧，多次探访遗址，都因各种机缘集中在仲夏，仿佛这个热烈的王朝，把自己烙在中华史上还不够，还要朝圣者胸烙长安事，汗滴长安土。

此刻，我沿着层层台阶，一步一步向汉长安城未央宫大殿攀登。骄阳当头，四野空寂，高台漫漫，肃立的大汉旗帜，像威风凛凛的列队士兵，呼啦啦招展着一个王朝的风流。

攀上去能看到的，只是未央宫大殿遗址，曾经的夯台柱基而已。灰棕色的标识牌如静默的向导，举着清晰的方位图，汉时长安城的未央宫前殿、椒房殿、章城门等建筑布局如林，每个都有编号。

未央宫前殿是1号遗址，自南向北逐级抬高，基座依龙首山高地筑成。《水经注·渭水》记载，未央宫前殿“斩龙首山而营之”。龙首山到底多高，古人并无详细记载，但现存未央宫前殿遗址最高处达20米，勘探面积是故宫太和殿的16倍，龙首之势不言而喻。

我仰望高高的台榭，想象雕龙绘凤、百官朝拜的情景。四周无边的空旷，似无形之浪，将我淹没。那位吟着“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开国帝王刘邦还是有魄力，在八水环绕的沃野建都，取名长安，直接打响一个新王朝长治久安的梦想。丞相萧何查看地势，筹建新宫殿，以彰新气象。君臣二人大概不曾料到，这长安城和未央宫成了中华文明的重要地标。

继承江山的汉武帝刘彻，就在未央宫前殿举行登基大典，“云楼欲动人清渭，鸾凤如飞出绿杨”的气象，助他叱咤风云，开疆拓土，筑就了汉族、汉语、汉字的功名。汉武帝的铿锵之梦，就是向西找盟友，灭匈奴除祸患，以保王朝的长治久安。

丝绸之路的决策，正是在我脚下的这方厚土上酝酿。没想到它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东西方文明相见恨晚，长安城一下惊艳世界，与古罗马一并成为世界最早的国际化大都市。第一个把中国带向世界，汉武帝超越了他的梦。

被后世誉为探险家、外交家的张骞，正是从这里起步，向梦出发。当年，张骞跪大殿应诏时，所有人都知道，他去凶多吉少，但不甘平凡的他，想赌一把，至前人所未至，找到那个大月氏。正是他的这一赌，大汉雄风刮向西方，东方从此融入了世界的交响。

当他从汉武帝手中接过旌节时，眼神坚定，声音嘹亮。那时他不会想到，这一去就是13年。两度被俘，依然初心灼灼。囚禁生涯的每一天，他的心都向着长安。上天厚待有梦之人，随着张骞探索的脚步，丝绸之路如一条蓬勃的藤蔓，顽强伸展到蔚蓝的波斯湾、地中海。

《史记》以这样一句话评价张骞的成就：“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张骞尊贵了自己，尊贵了大汉，更尊贵了中华民族。时间摧毁一切，也造就一切。汉武

# 长安风万里

袁国燕



帝、张骞和恢恢未央宫已成尘烟，留下鼎鼎长安、悠悠丝路，继续流光溢彩，链接世界。

终于登上未央宫大殿遗址，站在高台之上。高楼林林，公路如带，秦岭如屏，渭河汤汤，我仿佛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山水在胸，目光辽远，似乎可以和天地对话。大殿前方正向南，背后则直直朝北。看来古人深谙阴阳之道，南北执政，东西通衢，四方交融，才涵养了民族之兴。

眼皮下，一面巨大的云纹瓦当雕塑，平铺在前殿遗址草地上，仿若天上的云朵在大地栖居。勃勃生长的狼尾草，在风中起伏如浪，像在给云纹瓦当作曲弹琴。宫殿群消逝，而千万瓦当长存，两千年的时光因它们而邂逅。

眼前这世界最大的瓦当图，粗边圆圈、四组对称的卷云状线条，环绕着圆形的瓦心，极像大地长出的瞳孔，正安静地看着我。这，一定是祖先的眼睛。

走到遗址公园出口，车水马龙扑面而来。回头再看一眼，只见汉阙之上，一行字巍峨如山：大风起兮城，长安丝路。

### 2

记得我的工作地点刚刚变动至西安城时，我如同一只迷失在森林的蚂蚁，什么未央路、雁塔区、朱雀街，还有18座城门，我一听就发懵，分不清哪个是历史，哪个是地名。当时还没有电子导航，我总是顶着汉唐长安的风云，满城找路。

西安这座城市，历史遗迹随处可见，汉城湖、下马陵、大唐西市……散步、买菜、听秦腔、下馆子，甚至上班路上，脚一动、眼一瞥，就是千年。

2017年初秋，国家发行《张骞》特种邮票，我受邀参加首发仪式，不曾想踏进遗址区。下车后发现，我心中那片巨大而神秘的空地，已建成汉长安城未央宫考古公园，敞开心怀让人游赏。树木花草、城墙宫阙，还有层层叠叠的登殿台阶，把我引向历史深处。

首发式主场巨大的背景墙上，印着邮票小型张上的张骞像，已成为博望侯的他正手持汉简，神情庄重宣读诏书，远处庄严的大汉宫殿群，衬托着千年前外交大使的威仪。当初，他从汉武帝手中接过旌节时，鲜衣怒马，神思飞扬，却前路未知，仅凭一腔勇气和信念，跋涉至异国他乡，敲开一扇扇世界之门。

今天，他屹立在国家名片上，被隆重地迎回。梦兮归来，一个新生的长安在等他。

遗址标号显示，主会场就是张骞从未央宫出发的地方。未央二字，我早年读《诗经》时印象颇深：“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鸾声将将。”觉得未央两字好听，特意查注释，才发现是尚早、无尽头之意。天亮还早，诸侯大臣就来上朝议事。未央宫是否因诗而名，不得而知，但君臣执政的勤勉、奋斗的激情，随诗长在我心里。

前年如愿搬到城北的未央区居住。某天，发现小区附近建了个小公园，五线谱形状的彩色围栏，在绿盈盈的草坪上律动。沿园林步道进去，景观别致，曲径通幽，却发现无论怎么绕，总会瞧见一堆高大的封土，苍迈之气逼人。仔细看门口大石上的简介，才知道这休闲健身公园，是围着七座西汉墓冢群而建。嘿，原来我在此散步，是绕滕先祖呀。

这应该是长安子民最平常、也最特殊的祭祖礼仪了。

2023年初夏，中国—中亚峰会召开，西安再次聚集了世界的目光，六位国家元首齐聚丝绸之路起点之城，共话新时代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交流与交融。彼时，一首老歌响彻大街小巷：“送你一个长安，一城文化半城神仙，剪一叶风云将曾经还原”。

### 3

作为一个长安人，总该向西一次。沿当年张骞西出长安的路线走一走。

出发前做了功课，张骞出长安向西域的第一大驿站，在两百公里外长武县老龙山。在长武县志上看到，老龙山中是中原和西域、关内与边地的咽喉要冲，被誉为古丝绸之路上的“旱码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在老龙山发现侯望驿遗址、丝绸之路车辙。还有比这更让一个长安人向往的么？

车沿着福银高速一路向西北行进。跟着导航一路探行，炎酷的暑气和心中的热情一起，徐徐蒸腾。想想，今天开车不足3小时的路程，车马劳顿的张骞使团恐怕得走3天。

山塬地貌越来越险。远远望去，老龙山千沟万壑，山势仿如龙首。心里一动，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车辙遗址，留在这个叫老龙山的地方，而西汉决策丝

绸之路的未央宫，建于龙首原上，看来，东方巨龙千年前的腾飞，除了人的功劳，还有天时地利呢。

一座“丝绸之路第一驿站”牌楼，雄踞山腰，顺着它指引的方向上坡，拐过一道弯，路旁忽现一处平地，仰头一看，短木桩围起的三弯坡道上方，“丝绸之路亭口古车辙遗址”几个大字灿然入目。

坚硬的塬面上，深深的车辙老成了两道岁月的皱纹。深度与坡度相反，越往下，摩擦力越大，车辙随之加深。到底深几许，我把胳膊伸进细探，竟至臂弯。在这兵家必争、商人必过、信使必经的要隘之地，走过了多少浩荡不绝的车马啊。默默凝视此刻在大地上的史书，送上一个后人的崇敬与问候。

作为长安西北第一要道，丝绸、瓷器、茶叶经此西行，胡椒、石榴、汗血宝马由此东渡，驼铃声声尽欢颜。作为秦陇咽喉，这里留下了秦大将蒙恬去监修长城的脚印、汉张骞使团出使西域的探索、卫青守关抗击匈奴的胜利，还有唐李世民西出长安开天灭地反军的英勇……无数车马、英雄，由此走向胜利，走进史书。

想想，秦始皇修万里长城，是防备、抵御，而汉武帝开辟丝绸之路，则是通、通衢、抵达。一个一统江山，一个开疆拓土，捍卫与开放，在此握手，在这车辙里交汇、发力，迸发出中华民族的精神。

蝉鸣声中，登上老龙山顶，汉代烽火台遗址，在烈日下挺立，身躯垂垂老矣，但仍以山的姿势，站在时间之上。没有烽火，只有静默，像碑一样静默，任风吹着身上的藤蔓。拨开藤蔓轻轻抚摸残裂的夯土，想起岑参的诗：“汉将承恩西破贼，捷书先奏未央宫”。

诗中鼎鼎大名的汉将，就矗立在烽火台旁。他一手勒马，一手握长矛，铠甲霍霍，战袍飞扬，正驰骋战场。雕塑前立碑：“大将军卫青”。碑文记载，卫青公元前119年沿丝绸之路北上扫灭匈奴人侵，在阴灵关（今长武一带）探察地形时，见此沟壑连绵，河流环绕，易守难攻，遂建造邮驿和烽火台。

就在卫青驻此这一年，张骞被汉武帝任为中郎将，二次出使西域，以实现“断匈奴右臂”之策。两位为了和平而西出长安的大将军，定会在此相逢，他们有没有在驿站把酒论英雄，已无从知晓，但一个武力征伐、一个外交融合的英雄传奇，在史册中熠熠闪光。

今天，车辘辘、马萧萧已随风而去，狼烟兵甲成了历史的尘烟。登上烽火台遗址旁的瞭望塔，领略古驿道新貌。艳阳普照下，楼舍苑苑明媚，工矿业繁荣。远处，泾河东流，黑河绕绕，南河侧身淌过。福银高速、黑河大桥、312国道如一条条巨龙，展示着新时代气象。

风掀动老龙山的旌旗，搅天地间的大蒲扇，用最舒爽的力度，拂去我的汗水。塔檐四角的风铃，叮叮当当敲响时光，像在对我说什么，又像在吟唱出塞的歌。

哦，就让这风吹吧，且让古长安的平仄节拍，伴我长风万里。



到了想要的轻灵和绘画的乐趣。他将自己的疑虑告诉了米修。米修来到画室，肯定了他的新探索，鼓励他重拾水墨。于是，赵无极连续画了100多幅水墨画，从中挑选出17幅，由法兰西画廊成册出版，其他的立刻销毁。亨利·米修为画册写序，题为《墨的游戏》。

在他与妻子弗朗索娃合著的回忆录《赵无极画像》中，赵无极坦言米修对他创作生涯的重要性：“每当我产生怀疑的时刻，米修的看法总是战胜我内心的迷茫，使我能够继续下去。”米修去世时，他无法形容自己的心情：“属于我们身上的某个部分被割掉了，生活再也不不同于从前。”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中国艺术的这一特色贯穿于赵无极的创作。诗歌中最让他喜爱的，就是自由的情感表达和字句间的遨游。他说：“我读米修的诗，正是这种感觉。”米修去过中国，崇尚中国文化，他的创作何尝不是体现了中国传统的诗画一体。东方的佛教哲学、中国的符号文字，也常在他的诗歌和绘画中成为主题和灵感源泉。回顾这两位艺术家的往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诗画间的情谊，还有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和谐。

# 大兴安岭的绿色林海

廖奔

从呼伦贝尔乘汽车北行。大草原平铺在原野上，碧草连天，一望无际。汽车向着无边的碧绿驶进，除了碧绿，还是碧绿。公路像永无止境的飘带，一直向着车底卷入、卷入。渐渐地，远处出现了起伏的平缓丘陵，丘陵挺起的头部有了一片片桦林，树干像竖立的剑戟一样密密匝匝，树冠连成墨绿的云。有机车在远处的草场里劳作，把割下的草打成一个个圆筒状的草滚，间隔整齐地码放在地上，一排排、一行行，一直铺向了天涯。不时有白色的羊群、棕红色的马群从路两旁闪过，惹得车厢里激情涌动。

3个小时后，前面出现了山岭，仍然是起伏绵延状，并不高峻。但山上开始呈现连片的森林，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当汽车驶进山口，就被那铺天盖地迎过来的绿海吞没了。当地人讲，已经进入了大兴安岭林区。两旁闪过的全部都是针叶林，这是高纬度地区气候寒冷的征候，落叶松、樟子松、白桦树、红皮云杉、蒙古栎、山杨等树种交织。树长得又挤又密，无论是松树、桦树、杨树，都长成矗立参天的样子，一棵棵主干又直又高，很少有横杈，到了上面的枝头才有叶子，聚集成尖塔状。这是自然林木的特征，对阳光的争竞迫使它们顽强抢夺上方空间，生长速度决定了未来。

大兴安岭是松花江和黑龙江的主要发源地，地处祖国北方最冷的极点。“兴安”的名字即取自满语“极寒处”，冬天可达零下50多摄氏度。古人称此地为大鲜卑山，从这里走出了拓跋鲜卑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等，几次统一中原。

在根河林区停留，主人带我们沿木栈道爬上旁边一座高高的山岭。随着高度的上升，眼前逐渐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林海盆地。四围群山都被郁郁葱葱的林木布满，绿色波涛蔓延至天际，远山的林梢蒸腾着缕缕白色雾气。中间是一个硕大的河谷湿地平原，同样是郁郁葱葱的林木堆积，根河在其中蜿蜒流过，水面泛着天光，它滋养着林海的根系，孕育着森林的血脉。面对这大自然的杰作，同行者们个个咋舌惊叹不已。

大兴安岭山脉是内蒙古高原与松辽平原的分水岭，夹在额尔古纳河与嫩江之间，有32.72万平方公里的林区，大致相当于广东省的面积。我在全国曾看了许多森林，感叹只有大兴安岭才可堪称莽莽林海。

清晨，起大早到卡鲁奔山顶看森林日出。天色蒙蒙亮，山林清新，空气爽洁得透明。远处山峰绵延，重峦叠嶂，周围的莽莽林海在风力扰动下发出阵阵松涛。5时，鲜艳的太阳从东方云层中跃出，发出红彤彤的光焰，把我们周身都照亮，每个人似乎都披上了一袭红色的袈裟。大伙儿兴奋地拼命按动相机快门。一只苍鹰在前面翱翔，也被朝霞映成了通体红色。它此刻在云层上飞来看并不为捕猎，难道也是在凌空观赏这壮美的日出？

雾气从山下顺沟壑倒卷上来，一会儿就弥漫了整个天空。我们沿木栈道下山，穿越整座山岭的白桦林。雾中的白桦林，好像幻境里的仙女，婀娜妖娆、亭亭玉立。她们身披白色的霓裳，上面有众多的眼睛在眨动，又像是许多星星在闪烁，悄悄告诉你神秘的传说。林中静谧得像海底，让你行走其间闲息静气，不敢发出声音。时有被雷电劈倒的白桦树横斜倒在一旁，让人产生生命的唏嘘。一个巨大的蘑菇，悄悄从树根上长了出来，引发一片惊赞声。白桦林实在是太大了，似乎永远也走不完，但我们也不想走，就想永远这样走下去。

莫尔道嘎林区坐小火车看松是一件惬意的事。铁轨穿行于松林的海，两旁矗立的全部是落叶松和樟子松，密集的直接向后滑过车窗。在中间小站下来，走进林子里近距离看松。落叶松树皮漆黑粗糙，松针蓬扎，像莽壮的小伙。樟子松树皮鳞状泛黄，松针婉柔，似秀美的姑娘。但它们全都劲健挺拔，散发着青春茁壮之气，与盘曲苍劲宛若老人的黄山松截然不同。抬头上望，从聚的直干冲向天空，上面是高高的树冠，依稀透出蓝天。轻风吹来，树冠来回摇晃，彼此撞击，奏出沙沙的林莽之音。一种比麻雀还小一圈的“蓝大胆”鸟沿着树干一蹦一蹦地从高处下来，忽然飞到你手上索取葵花籽，金色的五花鼠抓着你的裤子上来拉扯玉米粒，长着巨大鹿角的麋鹿争着抢着从你手中夺苔藓吃。旁边有鄂温克人用桦树皮搭建的尖顶小屋，他们是“住在大森林里的人”，原以狩猎为生，20世纪90年代全面禁猎之后，改为养殖驯鹿。

我明白大兴安岭的绿色是短暂的，很快它就会转为红黄交织的灿烂，余下的9个月时间里则是白雪皑皑、银装素裹。抓住这难得的良机，好好感受这绿色的世界吧。看前面那棵裸松就知道，它的根部伸展为平面圆形的一大片，这里的冻土层深厚，树木根系扎不下去，都是平铺延伸的。

在林区博物馆见到一块2015年3月31日的标志牌，这是大兴安岭森林的一个关键性转折点。此前的森林以树木砍伐为主，从这一天起停止了伐木，转为以养育培育为要。博物馆里陈列着过去的伐木机械和工具，纪念着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经化为实际行动，原始森林正在恢复以往的生机。

大兴安岭，愿你永远保持这样的浓绿。



# 赵无极与亨利·米修的诗画情

黄晓敏（法国）

画家赵无极是在法国享有盛誉的华裔艺术家。他早年毕业于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48年赴巴黎学画，在汲取西方艺术精髓的同时，探寻自己的道路。融合中西文化、特色鲜明的创作成果使他走上了艺术高峰。在与朱德群、吴冠中并称的中国艺术界“留法三剑客”中，他为西方公众所熟知并广受欣赏。

在赵无极的异国生涯中，与许多艺术家结下的友谊对他的艺术探索和个人生活都起了极大的作用。在起步阶段，尤其得益于支持他的“伯乐”，而其中最早给予他帮助、对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诗人亨利·米修。可以说，如果初到巴黎时没有遇到米修，赵无极的创作生涯很可能会不一样。

与米修相遇是在1949年初，赵无极到法国不满一年，法语还不够流利。听从友人的建议，他尝试制作版画。经费有限，为了省钱他只能选用3种颜色，制作8幅版画。毕加索的出版商罗伯特·戈岱看到这些画，立刻说：“我敢肯定，米修一定对它们感兴趣，我要让他看看。”

当时的亨利·米修，已经是声名显赫的诗人了。他20多年前从比利时来到巴黎，加入法国的现代文学阵营，发表了许多诗集，其中包括游历亚洲后写成的

富有东方意味的《一个野蛮人在亚洲》。他的先锋派风格、潜意识的呈现及对语言的重新阐释，使他成为诗坛的醒目人物。米修同时也是一位画家，作品游走于具象与抽象之间，被称为“抒情抽象派”。

初入巴黎艺术圈的赵无极，并没有听说过米修的名字。米修看了赵无极的版画，认为这些画很有意思，第二天就配了8首诗。这部诗画集，以《解读赵无极的八幅版画》为题，由戈岱出版，打响了赵无极在巴黎的名声。多年后，赵无极回忆起两人的交往：“这次相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米修的关注给了我信心。”（引自《赵无极自画像》）

画家与诗人，从此结下了终生不渝的友谊。米修跟赵无极聊天，最热衷的话题是中国，他也喜欢去画室看他工作。第一部画集问世不久，米修就向巴黎画廊皮埃尔·洛布推荐了赵无极。洛布画廊是巴黎有名的大画廊，当时许多重要画家都在此展出和销售作品。洛布起初对中国人抱有成见，声称他的画廊不接受中国画家。在米修的再三建议下，他终于造访了赵无极的画室，随后便开始了长达7年的合作，直到赵无极与法兰西画廊建立合作关系。

从这时起，赵无极的画便经常与诗

为伴。每当出版商建议他为诗集画插图，或者有诗人想跟他合作，他总是欣然接受。由他作画的诗集中不乏当代文学大师的杰作，比如法国作家、文化部长安德列·马尔罗的《西方的诱惑》，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勒内·夏尔的《花园中的伙伴》，圣-琼·佩斯的《诗作》，阿蒂尔·兰波的《灵光集》，美国意象派代表诗人艾兹拉·庞德的《比萨诗章》……最后一次为米修作画，是在他去世以后，米修的诗集《在西方，一位印度妇人的花园》出版，赵无极画了25幅宣纸水墨插图。

几十年间，米修也多次为赵无极的展册和专著作序。1957年，法国名作家克洛德·卢阿写了专题著作《赵无极》，亨利·米修为之作序，此书多次再版。1977年东京富士电视画廊举办赵无极画展，米修撰写了以《赵无极之路》为题的前言。1980年出版的《赵无极，水墨》，则是米修与赵无极的妻子弗朗索娃·马尔凯的对话录。

有一段时间，赵无极渐感年事已高，身心疲惫，时而撂开画油，拿出中国的纸和笔墨。他用这样的方式放松自己，起初当作休息和消遣，渐渐地萌生了新的想法，但却犹豫着。他曾经不喜欢中国传统绘画，而现在他似乎从中找